

Tous Les Hommes Sont Mortels

人都是要死的

世界文学名著



Simone de Beauvoir

[法国] 波伏瓦 著
马振骋 译

世界
文学名著

译 序

根据基督教《圣经》，亚当与夏娃在天上偷食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谪降尘世。人犯有原罪，要终生补赎；人人都是背着苦难的十字架生活在世界上的。法国哲学家卢梭在他的名著《爱弥儿》中说：“如果允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长生不老，试问谁愿意接受这件不吉祥的礼物？”

然而，有一个人接受了这件礼物。他祈求不死，他希望以不朽的岁月去征服无垠的大地，按照他的理智建立人间天堂。这个人出生在十三世纪的意大利，经历了欧洲近六百年历史的风云变幻，体验了人生的荣辱福祸，时而振奋，时而消沉，时而激昂，时而绝望，终于在漫长的生涯中明白永生乃是一种天罚。但是，他已是一个存在的人，回天乏术，不得不继续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无穷无尽地活下去。他就是法国当代小说家西蒙娜·德·波伏瓦《人都是要死的》主角雷蒙·福斯卡。

中世纪时期，意大利亚平宁半岛上并存着一百来个各自为政的小城邦，频年相互攻战，企图争雄称霸。城邦权力的建立依靠暴力和阴谋。君主们的生活骄奢淫逸，党同伐异，政权的更迭异常迅速。

公元一二七九年，雷蒙·福斯卡出身于卡尔莫那的一个贵族家庭。后来当上了该邦的君主。他努力振兴城邦，欲与当时强盛的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并驾齐驱。可是他感到人生须臾，无法在短短几十年的岁月中治理好一个国家。他盼望长生不老。在一次偶然

的机会，他从一名老乞丐手里取得来自埃及的不死药，服下后以为从此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意大利各城邦争权夺利的结果，反而招致法国势力的入侵。

福斯卡看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命运是相通的，要励精图治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掌握一个统一的宇宙。他不惜把卡尔莫那献给疆域庞大的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自己充当皇帝的谋士。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位四十年，不但没有如愿地建立依照基督教教义行事的世界帝国，反忙于镇压各地诸侯的兴起与叛乱。兵连祸结，帝国分崩离析，基督教也分裂成新旧两派。在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上，欧洲殖民者推行种族灭绝政策，贪得无厌，强占尽可能多的土地，使原来庞大昌盛的印加帝国、玛雅城镇、阿兹特克民族的家园只剩下一堆废墟。福斯卡看到这种情景心灰意懒，认为统一的宇宙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分裂的人。一个人形成一个宇宙，他的内心是无法窥透的。一个人妄想为他人建立的幸福秩序，在他人眼里可能是一种灾难。在这些短暂、多若恒沙而又各不相干的心灵中，能不能找到可以共同依据作为真理的东西？他无法肯定。一个人唯一能做的事，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动，其结果则难以预测。除此以外，人不能有其他奢望。

尔后，福斯卡与法国探险家卡利埃勘探加拿大大草原；在法国度过一七八九年革命爆发前的启蒙时期；参加一八三〇年推翻波旁王朝的群众起义；目睹一八四八年席卷欧洲、使工人阶级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革命运动。在与普通人的接触中，福斯卡逐渐明白：人生虽然短促，谁都无法避免死亡，但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潜伏着铄石流金的生命岩浆，在出生与死亡之间的生命过程中，一旦得到诱发和机遇，会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人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时的胜利会成为日后失败的伏笔，一时的失败也可能是日后胜利的种子。从有限的人生来看，一切成就还是具体而微的，胜利来临而失败未至的时刻人总是征服者，不管未来如何是奈

何他不得的。福斯卡又看到，有了这样的信念，值得人去珍惜自己有限的生命；为了实现这样的信念，又值得人去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生命一代代往下传，使人始终有爱，有恨，有微笑，有眼泪，充满了理想和希望。

福斯卡这个人物自然是虚构的，然而他参与的历史是实有其事的，他的感情又是一个普通人的感情。这部体裁别致，并不违反现实主义的小说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又出于什么原因要这样写？我们知道在法国现代文学史上，波伏瓦的名字与萨特的名字几乎不可分离。萨特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波伏瓦是存在主义文学流派的主将。两人共同生活，各自写作，为传播自己的信念奋斗一生。

四十年代初，萨特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学说影响下，在法国提出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萨特的存在主义在西欧各国风靡一时。也在这个时期，它又遭到各方面的激烈攻击和批评。人们责备存在主义强调人类处境的阴暗面，热衷于描绘消极的事物，不信任人性的善良，否认人心向上的欲望，因而说存在主义是一种虚无主义哲学。为了回答这些责难，萨特一九四五年先在演讲台上宣讲，一九四六年再在刊物上发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关于存在主义的文章车载斗量，不计其数，在此只对有助于理解这部小说的几个要点简略地说几句。

萨特有一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质。”在他看来，“人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每个人在提这个问题时已经存在了。人不是凭自己的意志而存在的。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人是否愿意继续存在？争取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存在？也就是在存在的既定事实下去确定自己要成为什么。

萨特还说：“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人出生后处在一定的环境中，但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自己的判断作出自己的选择，

采取行动。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因为任何选择不是孤立的；在为本人选择的同时，也影响到他人选择的地位，因而也应对他人负责。人作出选择，也即显示和确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人无法回避选择，因为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是英雄还是懦夫，都是本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萨特的意思是：人只是他自己试图要做的那么一个人；人只是在实施自己的意图时才表现自己的存在；人不外乎是他自己行动的总和，也无非是他自己的一生。

在萨特一文发表的同一年，波伏瓦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也出版了。对两部作品对照之后，不难看出这位女作家的用意。波伏瓦在欧美两洲历史中选择了这些事件，用一个悲剧性的神奇人物贯穿古今，亲身参与和冷眼旁观，无疑是以小说的形式来阐明同样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萨特凭说理，波伏瓦借形象，共同参加了当时文坛和哲学界的一场论战。《人都是要死的》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艺术注解。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生于巴黎，是一家的长女，父亲是律师。青年时代欣赏超现实主义艺术思想。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索尔邦)大学学习哲学，成绩优异。一九二九年跟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萨特有了交往。他们两人在这一年通过法国教师学衔考试；波伏瓦是法国历史上通过该项素以严格著称的考试的最年轻女学生。萨特年轻有为，才气横溢，使波伏瓦甚为倾心，此后也深受他的影响。波伏瓦在自传体小说中写道：“萨特完全符合我十五岁时的想望；他是另一个我，在他的身上我感到我所有的爱好升华到炽热的程度。我永远与他分享一切。……我知道他再也不会走出我的生活了。”他们不久结合在一起，却不举行传统的婚礼，这也是他俩对自身所处的布尔乔亚社会的一种叛逆心理。

三十年代，波伏瓦先后在马赛、鲁昂等地教书，同时尝试文学创作。最初的作品屡遭退稿。她把日记给萨特看，萨特建议她多写

关于自身的事。那时她已三十二岁，觉得已是一个成熟的女姓，但是还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姓。一九四〇年，萨特在前线被俘，第二年逃出俘虏营，波伏瓦与他一起投入地下抵抗运动，建立“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一九四三年，波伏瓦发表第一部小说《女客人》，借陈旧的三角恋爱形式，灌注存在主义的哲学，提出本人与他人的关系，在读书界获得成功。她随即放弃教育工作，参加萨特等编辑的《现代》杂志，从此跻身文坛。接着问世的有《皮洛斯和西奈亚斯》(1944)、《他人的血》(1945)、《多余的嘴》(1945)。《他人的血》谈到战争中的入质问题。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在法国为了报复游击队的抵抗活动，往往扣押法国平民作为人质处死。波伏瓦提出：我们可不可以为了自认为正义的目的，而把无辜者的生命卷入进来。这种典型的存在主义式的道德讨论，使她声名大噪。

战争结束后，存在主义首先在法国，其后在意大利、英国、美国声誉日隆。波伏瓦一边创作，一边与萨特联袂游历了许多国家。其时主要著作有：《人都是要死的》(1946)、《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1947)、《美洲散记》(1948)、《第二种性别》(1949)、《名士风流》(1954)、《长征》(1957)。《名士风流》一书为她赢得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这部长篇巨著细腻地反映了法国光复前后抵抗组织中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痛心理想的幻灭，感觉自身的弱点，在投身斗争与逃避现实之间彷徨苦闷。她后来又陆续发表四部自传体小说：《大家闺秀回忆录》(1958)、《风华正茂》(1960)、《世事难》(1963)、《回顾》(1972)。其间还出版了《一个非常恬静的死》(1964)、《美丽的形象》(1966)、《疲劳的妇女》(1968)、《老年》(1970)等。波伏瓦后期的创作风格有很大改变，更多关注社会问题。一九八一年发表《告别仪式》，悼念萨特的逝世。萨特从七十年代初双目相继失明，被迫辍笔，但是思想仍很活跃，时常发表谈话说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一九七四年八九月间，波伏瓦精心选择一些问题向萨特提出。萨特在答复中回顾和概述了自己的一生与思想。这些都刊载

在《告别仪式》一书中，无疑是研究萨特晚年思想的可贵资料。

波伏瓦是一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著作丰富，态度鲜明，同情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她和萨特都对中國怀有极为良好的感情。

波伏瓦企图为存在主义的伦理奠定一个普遍基础：“自由是对各种自由的尊重。”不论她以何种方式（小说、散文、评论、自传）进行创作，主题不忘追求一种真正的道德。她阅历广，涉世深，观察细致，小说中相当一部分的情节是她本人的经历，许多人物在法国社会中也是有名有姓的。她在身世叙述中掺杂哲学阐义，因而她的自传小说是了解法国那个时代的知识界、存在主义在法国兴起和发展的文献资料。法国文艺评论家认为波伏瓦在谈到自身和周围人物时最能打动读者。

波伏瓦作品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特点，是尖锐地提出了当今世界妇女受歧视的状况。她是国际著名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她写的《第二种性别》多年来一直是影响西方女权运动的一部重要著作。作品回顾了各个历史时期女性地位的演变，认为今日妇女不平等地位的形成，是女性长期屈从男性权威的结果。她不承认由于生理结构、母爱天性等原因，而有什么“永恒的女性”。萨特提出：“英雄不是天生的，懦夫不是天生的，都是自己选择的。”按照这个模式，波伏瓦在妇女问题上也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自己变成的。”她在中国访问后，“妇女要顶半边天”这句话也一时成为女权主义者的战斗口号。

波伏瓦作品行文不露感情，字句简练扼要，崇尚文采华丽矫饰的人觉得她的文笔有点“干”，其实她的文章像古典乐曲那样非常清醇。她刻画心理，渲染气氛，也用墨不多，在达到非说不足以表露时却又是淡淡几笔，一表而过，给读者的遐想留出意外的巨大空间。这些特点在本书中尤其突出。她创造了一个神奇人物，在真实的时代基础上展开活动，前后长达六百年，疆域横跨两大洲，倘若

文字不是无比简洁,选材不是十分典型,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是容纳不下这些内容的。表面看来,波伏瓦使用的是一种所谓的“中性”笔法,但掩饰不住为人类在发展中遭受反反复复的苦难而感到的痛苦:前车之覆居然难为后乘之诫,眼前的胜利又隐伏未来的危机。“我朝天涯走一步,天涯往后退一步;每天傍晚,天涯落下同一个太阳。”但是人心中自有一种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坚韧,使人永远走在希望和自由的道路上。从这点来说,福斯卡和卡利埃在洪荒般的大草原上找寻通往中国的道路,也许不是没有象征意义的。

无穷的岁月与旺盛的生命力相结合,是会有所发现的。只是发现的东西可能不一定是期望的东西。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全书叫人看来,“人的作为不是有限的,也不是无限的,而是无定限的。”

马振骋

引 子

第 一 章

幕又开了。雷吉娜弯下腰，微微一笑；在枝形大吊灯的照耀下，玫瑰色光斑在彩色长裙、深色上衣的上方闪忽不定；每张脸上有一双眼睛，在这一双双眼睛深处，雷吉娜弯着腰在微笑；老剧院充满了瀑布湍流、山石滚动的隆隆声。一种迅猛的力量把她吹离了地球，向着天空飞去。她又鞠了一躬。幕闭了，她感觉弗洛朗斯的手还抓在自己手里，急忙一摔，朝下场门走去。

“谢幕五次，不错，”舞台监督说。

“在外省的戏园子也就这样啦。”

她下了台阶，前往演员休息室。他们手捧着鲜花等她；她一下子又跌进了尘世。他们坐在暗影里，面目难辨，彼此不分，谁也看不清谁，满以为自己置身在一群天神之间，要是把他们挨着个儿瞧，眼前只是一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们说些场面上的话：“天才！令人倾倒！”眼睛闪烁着热情，一团小小的火光恰如其分地一闪，意思过了之后又熄灭了，决不虚燃。他们把弗洛朗斯也团团围住，给她也带来了鲜花，跟她说话时眼睛里也燃起了一团火光。好像我们两个可以同时爱似的，雷吉娜想到有点恼火，一个棕色头发，一个金色头发，谁都各行其是！弗洛朗斯在微笑，一切的一切都叫她认为自己跟雷吉娜一样有天赋、一样美。

罗杰在化妆室等着雷吉娜，把她搂在怀里说：

“你今晚比哪次都演得好!”

“这样的观众不配。”

“他们连声喝彩,”安妮说。

“唔!他们给弗洛朗斯的彩声也有那么多。”

她在化妆桌前坐下,开始梳头发,安妮帮她卸妆。她想:“弗洛朗斯没因为有了我而担忧,我也不该为她操心。”但是,她是在操心,咽喉深处有一股酸味。

“萨尼埃在这里,真的吗?”她问。

“真的,他从巴黎乘八点钟的火车来的。跟弗洛朗斯一起度周末。”

“他真是神魂颠倒了,”她说。

“可以这么说。”

她站起身,长裙滑落在脚边。她对萨尼埃不感兴趣,甚至觉得他有点可笑,但是罗杰那几句话叫她听来不舒服。

“我在想莫斯科会说些什么。”

“有许多事他都顺着弗洛朗斯的,”罗杰说。

“萨尼埃对莫斯科也默认了吗?”

“我猜想他不知道,”罗杰说。

“我也这样认为,”雷吉娜说。

“他们在皇家舞厅等着我们去喝一杯。我们去吗?”

“当然去。走吧。”

河面上飘来一阵清风,朝大教堂吹去,教堂上参差不齐的塔影宛然可见。雷吉娜打了个哆嗦。

“要是《罗萨兰德》^①演出成功,我再也不到外省来闯了。”

“会成功的,”罗杰说,拉了拉雷吉娜的胳膊,“你会成为一个大演员。”

^①《罗萨兰德》,即莎士比亚的《称心如意》一剧,也有译作《皆大欢喜》的。

“她已经是一个大演员了，”安妮说。

“你们这样想真是太好了。”

“你不这样想吗？”罗杰说。

“这证明什么呢？”她说，把围巾绕着脖子系上，“最好有一个标志，譬如说，头上长出一圈光轮，那样你就会知道，你是拉歇尔^①，或者是迪斯^②……”

“标志会出现的，”罗杰高兴地说。

“没有一个标志是真正靠得住的。你没有雄心，这是你的福气。”

他笑了：

“谁叫你不向我学的？”

她也笑了，但是一点不感到高兴。

“是我自己，”她说。

在黑黢黢的大街尽头，出现一个通红的豁口。这是皇家舞厅。他们走进去。她立刻瞅见他们跟剧团其他人坐在一张桌子旁。萨尼埃一条胳膊搂着弗洛朗斯的肩膀，穿了一套优雅的英国料子西服，身体挺得直直的。他瞧着她，那种目光雷吉娜是熟悉的，她在罗杰眼中也经常看到；弗洛朗斯面带笑容，露出她那口美丽的孩子似的牙齿，内心在倾听萨尼埃刚才跟她说的话，以及即将跟她说的话：“你会成为一个大演员。你与其他女人不一样。”雷吉娜在罗杰身边坐下。她想：“萨尼埃错了，弗洛朗斯错了，她只是一个没有天分的女孩子，没有一个女人可以跟我比。但是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在她的心中跟在我的心中一样，都对自己深信不疑。我没有叫她担忧，她却是我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一点我会证明的，”她激动地想。

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面小镜子，假装修饰口红的线条；她需要

① 伊丽莎白·拉歇尔(1821—1858)，法国著名女演员。

② 埃莱奥诺·迪斯(1858—1924)，意大利著名女演员。

照一照自己，她爱自己这张脸，爱自己色调生动的金发，宽阔高傲的前额，挺直的鼻梁，热情的嘴和大胆的蓝眼睛。她是一个美人，她的美是那么粗犷，那么孤僻，乍眼一看会叫人感到吃惊。“啊！我要是两个人就好了，”她想，“一个说话另一个听，一个生活另一个看，我多么知道爱自己！我谁都不羡慕。”她关上手提包。在这一分钟，成千上万的女人在顾影自怜。

“跳舞吗？”罗杰说。

“不，我不想跳。”

他们已经站起身，跳了起来，步子乱了也不知道，只是感到幸福。眼中流露的是爱情，全部爱情。在他们之间展开了那场伟大的人类戏剧，仿佛地球上从来没有人爱过，仿佛罗杰从来不曾爱过。有世以来第一次，一个男人又焦急又温柔地对一个女人产生了欲望；有世以来第一次，一个女人感到在一个男人怀抱里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偶像。一个新的春天像花似的盛开，像每个春天那样独一无二，而雷吉娜已经死了。她用尖尖的指甲戳自己的掌心。再也无法否认的是，任何成功、任何凯旋都没法阻止此时此刻在萨尼埃的心目中，弗洛朗斯容光焕发，具有至高无上的荣耀。“我忍受不了，我不能忍受。”

“你不愿回去吗？”罗杰说。

“不。”

她愿意留在这里，愿意望着他们。她望着他们想：“弗洛朗斯向萨尼埃撒谎，萨尼埃把弗洛朗斯看错了，他们的爱情是一场误会。”但是，只要她让他们俩单独在一起，萨尼埃不知道弗洛朗斯口是心非，弗洛朗斯也不去想这件事，他们的爱情也就与真正的、高尚的爱情无从区别。“我为什么生来要这样呢？”雷吉娜想，“当这些人在生活，当这些人在我身边恋爱和幸福，我觉得他们是在杀害我。”

“今晚您愁眉苦脸的，”萨尼埃说。

雷吉娜身子一颤。他们笑过了，跳过了，还喝完了几瓶酒。现

在舞厅几乎空的，她不曾感觉到时光流逝。

“我玩过以后，总是愁眉苦脸的，”她说。

她勉强笑了一下。

“您当个作家真幸运，书会传留下来，我们这些人过不了多久就没人提了。”

“那又怎么样呢？”萨尼埃说，“重要的是要有所成就。”

“为了什么？”她说，“为了谁？”

萨尼埃微微有点醉意。脸孔始终没有表情，可以说是木雕的，但是额上青筋暴突。他兴致勃勃地说：

“我可以肯定，你们两人在事业上都会出人头地的。”

“事业上出人头地的多的是！”雷吉娜说。

他笑了：

“您太挑剔了。”

“对，这是我的病。”

“这是第一美德。”

他带着友善的神情瞧着，这比完全不把她看在眼里更糟。他看见她，器重她，但是爱的是弗洛朗斯。不错，他是罗杰的朋友，不错，雷吉娜从来没有试图诱惑他。这无碍于他认识的是她，爱的是弗洛朗斯。

“我困了，”弗洛朗斯说。

音乐师已经动手把乐器藏进口袋，他们走了。弗洛朗斯挽着萨尼埃走远了。雷吉娜挽了罗杰的胳膊走上一条小路，两旁街面不久前粉刷一新，装上了彩色玻璃招牌：绿色磨坊、蓝猴、黑猫。有几个老妇人坐在门槛上，在走近时向他们招呼。然后，他们又穿过几条布尔乔亚居住的马路，沿街的保护窗板中间镂了一颗心。天已亮了，但是整个城市还在睡。旅馆也睡着。罗杰伸伸懒腰，打了个呵欠：“我困极了。”

雷吉娜走到窗前，窗外是旅馆的小花园，她拉开一扇百叶窗。

“那个人！”她说，“他已起床了。他为什么起得那么早？”

那个人在那里，躺在一张折叠椅上，像苦行僧似的文风不动。每天早晨他在那里。不看书，不睡觉，不向谁说话，张大了两只眼睛呆望着天空，从黎明到深夜，躺在草地中央，不移动一步。

“你不过来睡吗？”罗杰说。

她拉开第二扇百叶窗，关上了窗子。罗杰向她笑笑。她钻进被窝，头枕在鼓鼓的枕头上，罗杰把她搂在怀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和她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人。在另一张床上，弗洛朗斯和萨尼埃……她朝门口走。

“不。我去室外走走。”

她穿过楼道，走下静悄悄的楼梯，铜暖炉沿着梯阶闪闪发亮。她怕睡觉；当她睡觉时，总有一些人醒着，对他们就没法控制。她推开花园门，一块芳草地，周围是砾石路，四道隔墙上攀附着细小的常春藤。她在一张长椅上躺下。那个人没有眨一眨眼睛，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听到。我羡慕他。他不知道地球是这么大，人生是这么短促。他不知道还有其他人的存在。他有头上这一小块青天便满足了。而我要求一件东西专属于我，仿佛我在世界上除此没有别的爱了，但是我又件件都想要，我的双手却是空的。我羡慕他。什么叫做厌倦，他肯定不知道。

她抬起头，仰望天空，竭力想：“我在这里，头上有这块青天，不要别的也可以。”但这是自欺欺人。她没法不想到弗洛朗斯，躺在萨尼埃怀里，并不在想她。她朝草地看一眼。这种痛苦由来已久。她躺在一块类似的草地上，脸贴着泥土，几个昆虫在草影下匆匆爬过，草地可以说是一片辽阔单调的森林，挺立着成千片小小的绿草，一般长短，一个模样，一片连着一片，遮住了世界。她曾经苦恼地想：我不愿做一根草。她转过脸。那个人也不在想她。他几乎分不清她跟草地上疏疏落落的树木和椅子有什么两样；她只是一角布景。雷吉娜恼火了，突然想去搅乱他的安宁，让他看到她的存在。

开声口就行了，这总是容易办到的。他们一个问一个答，神秘便消失了。两人都变得透明空洞，别人就会漠不关心地把他们擻得远远的。这太容易了，她对这种游戏再也不感兴趣，因为事先已有赢的把握。可是这个不声不响的人使她困惑不解。她观察他。他有一个高高的鹰钩鼻，长得还漂亮，身材显得轩昂健壮，年纪很轻，至少他的皮肤和脸色是青年人的皮肤和脸色。他好像感觉不到周围一点动静，面孔恬静像个死人，眼神茫茫的。雷吉娜望着他时，油然而产生一种恐惧的感觉。她一声不响站了起来。

他一定听到什么了，向雷吉娜望了一眼。至少是他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雷吉娜露出一丝笑容。那个人的眼睛死盯住她，简直有点放肆，但是他没有看到她。雷吉娜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有一会儿她想，我到底存在吗？这不是我吗？她看到过一次这样的目光，那时她的父亲躺在床上，喉咙里喘着粗气，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没了。她呆立在原地不动，声音没了，面貌没了，生命没了。这是一种虚像。后来她恢复了知觉，往前走一步。那个人闭上眼睛。如果她不动，雷吉娜觉得他们会永远这样面对面站着。

“真是个怪人！”安妮说，“他午饭也没回去吃。”

“是的，这是一个怪人，”雷吉娜说。

她递给萨尼埃一杯咖啡。透过回廊的玻璃可以看到花园、昏暗的天空、那个人。他黑头发，白衬衣，法兰绒裤子，躺在一张折叠椅上。他那视而不见的眼睛总是盯着同一块天空。雷吉娜忘不了这种目光。她想知道，用这种目光盯着看的时候，这个世界又会有什么样的面貌。

“这个人患神经衰弱症，”罗杰说。

“这说不通，”雷吉娜说。

“我猜这个人恋爱上受过刺激，”安妮说，“您不相信吗，我的王后？”

“可能，”雷吉娜说。

可能这双眼睛叫一个形象占据了，从此一叶障目不见其他。这个女人长得怎么样？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雷吉娜用手抹一抹前额。天气闷热。她的太阳穴感到空气的压力。

“再来点咖啡？”

“不，”萨尼埃说，“我答应弗洛朗斯三点钟去找她。”

他站起身，雷吉娜想：“这时不说，再也没有机会了。”

“您去劝弗洛朗斯试试，”雷吉娜说，“这个角色不适合她演，她不但没好处，反害了自己。”

“我试试。但是她这人固执。”

雷吉娜咳了一声，喉咙里塞了一个球。这时不说，再也没有机会了。眼睛不必望着罗杰，也不必去想今后的事，什么都不想，要一头扎进去。她把咖啡杯放在小碟上。

“还得帮她摆脱莫斯科的影响。他总是给她出些馊主意。如果长期跟着他混，会毁了自己前途。”

“莫斯科？”萨尼埃说。

他的上唇一张，露出了牙齿，这是他笑的样子，但是他已满脸通红，额上青筋突了出来。

“怎么？您不知道？”雷吉娜说。

“不知道，”萨尼埃说。

“大家都知道，”雷吉娜说，“他们俩在一起已经两年了。”她又加上一句：“他以前给弗洛朗斯卖过力气。”

萨尼埃拉了拉上衣的边襟。

“我以前不知道，”他神不守舍地说。

他向雷吉娜伸出手：“再见。”

他的手是热的。他跨着平稳僵直的步子朝门口走去，像是憋了一肚子的火。座上鸦雀无声。事情做了，无法挽回了。雷吉娜知道，她永远忘不了杯子碰在小碟上的叮当声，黄色瓷杯内浓咖啡的圆

圈儿。

“雷吉娜！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罗杰说。

他的声音发颤，目光中熟悉的温情和喜悦不见了。这是一个陌生人，一位法官，而雷吉娜是孤零零的在世界上。她脸红了，她恨自己会脸红。

“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慢悠悠地说。

“但是你做的事卑鄙。”

“是人家说得卑鄙罢了。”

“你为什么恨上弗洛朗斯？你们两人发生什么啦？”

“什么都没有发生。”

罗杰带着痛苦的神情打量她。

“我不懂，”他说。

“没有什么要懂的。”

“至少向我解释一下，”他说，“不要让我认为你这样做纯然是恶意中伤。”

“随你怎样想，”她粗鲁地说。

安妮沮丧地望着她，她抓起安妮的手腕说：

“你可不许对我评头品足。”

她跨出门口。天空乌云密布，压住全城，没有一丝风。雷吉娜眼泪夺眶而出。好似中伤还有不是恶意的！好似中伤人家是为了好玩！他们永远不会理解，甚至罗杰也不能理解。他们这些人冷漠无情，主见不定，胸中没有这么炽烈的灼伤。我同他们不是一类人。她走得更快了，沿着一条狭窄、淌水的小路；两个男孩在厕所外一边笑一边追，一个鬈发的女孩对着一堵墙玩球。没有人注意雷吉娜，她是一个过路人。他们怎么能忍受呢？她想。我无法忍受。一股热血涌上她的脸。现在，弗洛朗斯知道了，今晚剧院里谁知道了。在他们的眼睛深处，她照见了自己的形象：嫉妒、阴险、气量狭小。我让他们抓住了把柄，他们巴不得恨我。甚至从罗杰身上她也